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天国春秋

阳翰笙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阳翰笙代表作

天国春秋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唐达君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翰笙代表作：天国春秋 / 阳翰笙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阳… II. ①阳…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48 号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阳翰笙小传

阳翰笙,著名戏剧家。1902年生于四川高县。1993年6月7日在北京逝世。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自幼爱看川戏,丰富的地方戏曲潜移默化地陶冶了他幼小心灵,加之少年时代广泛涉猎了古典诗词、散文和历史典籍,这一切对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此时接受了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伴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开始从事工人运动。五卅运动中,曾担任全国学联常务理事。1926年初调至广州黄埔军校任党总支书记兼政治教官。不久参加北伐。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经香港赴上海创造社任职。同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女囚》。此后又陆续发表中篇小说《暗夜》、《两个女性》等,从此走上文学道路。

1928年调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和党的文艺工作,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创办了我党在上海的主要出版机构——湖风书店,参与创办了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主编了《流沙》、《日出》等刊物。1929年第一次用华汉笔名创作“华汉三部曲”。1932年创作了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铁板红泪录》后,转入电影戏剧界任组织领导工作,成为中国电影运动早期的组织者之一。1935年2月,因党组织遭破坏、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其间创作了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剧本《生死同心》、《夜奔》等。

抗战爆发后,与郭沫若筹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并担任主任秘书,为国统区文化界的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很大贡献。其间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7部大型话剧。其中《天国春秋》以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借古讽今唤起民众的觉醒,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1946年先后创作并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等优秀影片,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解放后先后担任中华全国影协主席、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机关党组书记、中

国文联副主席、秘书长和党组书记等职,并当选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1958年又相继创作了话剧《三人行》,电影《北国江南》。“文革”期间,遭迫害,饱受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但从未屈服。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1993年6月7日病逝北京,终年91岁。

阳翰笙不仅是创作颇丰的艺术家,还是一位文艺界卓越领导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剧作,不仅在当时产生巨大震撼效应,而且其精湛的艺术,一直被后人所借鉴。他为中国戏剧、电影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 录

阳翰笙小传.....	1
------------	---

四幕话剧

前夜.....	3
李秀成之死	68
塞上风云.....	130

六幕话剧

天国春秋.....	177
-----------	-----

阳翰笙主要著译书目	261
-----------------	-----

四幕话剧

前 夜

(四幕话剧)

时 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地 点 天津
季 节 夏
时 间 第一幕——夜十时 第二幕——次日黄昏
 第三幕——次日晚十二时 第四幕——接三幕直至黎明
人 物 白次山 四十二岁
 郑文萱 二十六岁
 白青虹 二十二岁
 小 萱 (不入场)
 刘济成 三十岁
 林建平 二十岁
 孙立群 二十八岁
 张敬轩 四十岁
 杨四爷 四十五岁
 青年甲、乙、丙、丁。
 仆人
 茶房
 流氓

第 一 幕

景 白次山宅中之花园;舞台对观众正面为白石走廊,走廊正面通过处有两石柱直立,柱上有隐光灯。柱下有石阶,正中为一八角门,门上有乳白色之圆灯。舞台之左右面均是竹编篱笆,篱笆上攀着玫瑰花草,台左篱前有树,树下有石凳。台右篱前杂植花草,花草旁:近台中有藤桌椅及帆布椅

数张。

幕开时，场上灯未燃，仅有隐隐夏夜天光，能辨人物之轮廓而已。忽有一人影于廊之左端趋出，右柱边有一急速之动作；闻有足步声，便向八角门闪进，刘济成追踪入，黑影已消灭，刘稍一张望，忽发现柱上粘贴着警告书一张，阅后大惊，开灯，呼仆人。

刘济成 快去请老爷来！（仆下）

（白次山及其妻文萱由角门中进）

白次山 什么事？你惊惊惶惶的干什么？

刘济成 （指柱）你瞧！

白次山 （读警告书）“汉奸白次山注意！”（止读）

郑文萱 （接读）“你假使还有一点良心的话，马上就停止你的一切卖国行为。”

白次山 （未俟她读完即抢过一把撕下，愤怒的）这是谁干的？

刘济成 刚才我在走廊边，看见一个人影子立在这儿，我追了过来，那影子一闪就不见了。（刘将警告书接过来又仔细看一看，揣在怀里）

白次山 （急插口）那么你看清楚没有？是谁？

刘济成 刚才这儿灯没有开，我只看见一个影子，我把灯开了，找遍了也没有找着。

白次山 谁这么大胆，敢到我公馆来捣乱？

刘济成 哼！我倒疑心一个人。

白次山 谁？

郑文萱 （同声惊问）谁呀？

刘济成 那影子也有点像。

白次山 像谁呀？

郑文萱 我们家里的人？（上两步）

刘济成 自然不是你们府上的人。

白次山 听差的有这么大胆子吗？

刘济成 你忘记了你们那贵西宾啦？

白次山 （皱眉沉思不语）

郑文萱 （大惊）啊！（慢向书房门边走去）

刘济成 哼哼！

白次山 你何以见得是他呢？

刘济成 不是他是谁？

郑文萱 不见得吧！（反身对刘）

刘济成 四爷,您不想想那小子向来就不是安分的样儿,我瞧着就不顺眼,那影子挺高,挺瘦,不是他是谁?

白次山 (踌躇)也许是外来的呢?

刘济成 这么又大又深的宅院,谁还混得进来?而且门口还有把门的巡捕,这周围左右都是大公馆,并且生人进来,也没有那么熟呀!

白次山 (稍一思索)我看还是得仔细去查一会。(按铃)

(仆上)

白次山 李贵,你知道吗?这儿闹了贼了!你快去把下边儿的人都叫出来,要他们马上在公馆各处查一查,看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行踪没有,再去问问把门的巡捕,刚才有没有生人进来,快去!

仆 人 是是!(急下)

刘济成 查,怎么查得出来?

白次山 你无凭无据,那怎么能够认得定呢?

刘济成 哼!我是认定啦,当那小子一来教书的时候,我看着他那种倔头倔脑古里古怪的神气,就不是样儿。别说我啦,见着您也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可见得他心里一向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而且他虽然住在这儿好像这儿有谁要吞掉他似的,教书的本子刚一放下,掉转头就向外边溜。这年头儿,人心不古,谁知道那小子常常跑到外边去干的是些什么事儿!这一向,外边接二连三闹的这些大乱子,还不都是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小伙子干的!哼,你不听我的话,以后且有麻烦捣呢!什么样的人,我鼻子一闻就闻出来啦!没错。

郑文萱 你到底什么时候看见那黑影子的?

刘济成 我不是马上就请你们来的么?

郑文萱 (微笑)那就有点儿不对了。

白次山 唔?

刘济成 怎么?

郑文萱 要是早一点儿我就知道了,刚才你请次山出来,林先生是一直在书房里跟孩子们讲故事,我还在那儿听了半天才出来的,他一步也没动,怎么会是他呢?

刘济成 (不信)你是刚才离开书房的么?

郑文萱 (向白)你问次山,我是不是刚才从书房出来?(走向台左坐椅上)

刘济成 (冷笑)那就奇怪了。

郑文萱 (笑)所以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能随便冤枉人。

白次山 济成,穿什么衣服,你看清楚没有?

刘济成 我看像穿着西服。

郑文萱 你眼就那么准么? 刚才你不是说只看见一个影子吗?

刘济成 是影子呀,不过是一个穿西服的影子。

(仆上)

仆 人 四老爷,刚才前后左右都派人仔细检查过啦,什么都没有,巡捕门房也都问过啦,都说这儿晚上没有什么生人进出过。

白次山 好,下去吧! 告诉他们别随便乱嚷,关于这件事,不许再提。再去通知门房和看门的巡捕,这两天门口要留神!

仆 人 是是!(下)

白次山 (沉吟不语)

郑文萱 依我看,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注意。(向台左走两步)

白次山 (不懂)唔?

刘济成 你说的是……?

郑文萱 我说的是我们的那位大小姐。(坐圆桌左椅)

白次山 笑话!

刘济成 (冷冷的)你又何以见得是她呢?

郑文萱 (向白)你想想她以前那份劲儿。

白次山 那还是她小孩子时候的脾气,现在不是很好了么?

郑文萱 哼! 小孩子? 我看她的心眼儿比咱们还多呢。

刘济成 心眼儿多也不是坏事呀。(笑)

白次山 (摇头)我看决不会是她。

郑文萱 (愤然)哼! 你忘记了她以前在家里捣的那些乱子了么? 就是去年你替她定妥了的那门亲事,她不是跟你又哭又闹,说是你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却把她拿去当作跟日本的走狗联络感情的礼物,她是死也不愿意干的吗? 还有就是那年春天……

白次山 (拦她)这是她以前闹小孩子脾气,你老说她干什么?

郑文萱 (冷笑)这还是小孩子脾气吗? 还记得不记得自从那回为了亲事大吵大闹之后,她不是还一定要你把她父亲的遗产,分给她吗? 这也都是小孩子发脾气,(摇首)我倒没听说过。

刘济成 哪个年轻人不闹脾气,这算得了什么!

白次山 你们女人的心眼儿真狭,这些事情都会记住一辈子。以前呢,一来是她父亲去世太早,二来我对她的教养也疏忽一点,所以弄得脾气非常之坏,可是自从去上海念书回来,也学着点人情世故了。这半年变得非常之好,对于她以前那些孩子脾气,都好像表示很懊悔,对于我也特别的亲热,所以现在简直同我亲生女儿一样,常常替我办点事,也很勤快,很稳着。你要是疑心她,那真未免太神经过敏了。她平常对你也很不错,青虹总算是自己的孩子,做长辈的应当宽大一点,不要起这些瞎疑心。

郑文萱 (愤然)你说什么?我瞎疑心?那么刚才那张警告书是谁干的?林先生是外人,当然可疑,不过刚才我是亲眼看见他一直在书房里的。既然不是他,那还有谁?我不过是说说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了,随便你们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什么成见,反正骂的是你,不是我。

白次山 你怀疑人也得有点影子呀。

刘济成 (微笑)对啦,四太太刚才不是说得很好吗?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要随便冤枉人!

(文萱愤怒的刚要说话,忽然八角门里传出来青虹和小萱的嬉笑声,他们在里面说)

白青虹 弟弟!今儿晚上先生又跟你讲什么啦?先生现在在哪儿啦?

小 萱 先生在书房里啦。

白青虹 小山哥哥呢?

小 萱 小山哥哥早睡了。

白青虹 你也找刘妈睡觉去吧,瞧:闹得小眼儿都睁不开了——就这么去吗?我怎么教给你的?说 Good night!

小 萱 姐姐,“古得来!”

白青虹 好弟弟,(自八角门上,身子还偏向里面,扬起手向小萱招着“Good night”带着笑容跑下走廊)四叔,你叫我写的信我都写好了,摆在你书房抽屉里,公司里的电话也打过了,他就明天早上把保单送来,还问你有什么吩咐没有,他就照昨天您所说的办啦。

白次山 (甚为许可的点点头)

白青虹 四婶,明儿光明开秀兰邓波儿的小玲珑,您去不去看?

郑文萱 (冷淡的)不一定,你近来天天都去看电影吗?

白青虹 不,我也常常在家里看看书。

郑文萱 你在看些什么书?

白青虹 (笑)我在看《啼笑因缘》,这书倒挺有味儿的。

郑文萱 (有意的)你今天看报没有?(一面说一面向台右走)

白青虹 看啦。

郑文萱 前天卢沟桥一打仗,听说天津的学生又活动起来了,是不是?

白青虹 大概是的吧!

郑文萱 像前年冬天那次学生游行,闹得真厉害,可惜你那次到上海去了,不然你恐怕一定也要去参加的吧,像你这样热心爱国的人。

白青虹 (笑着摇头)我呀,不见得。

郑文萱 为什么,你以前对这些事不是顶热心的吗?

白青虹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那些国家大事,做官的老爷们都不管,我们着急有什么用!我现在真是愈来愈灰心,也愈来愈懒了,像这半年来我在家里,帮着四叔做做事,闲下来和弟弟玩玩,陪着您看看电影倒也过得很不错。

刘济成 (陪笑)大小姐,您现在的心眼儿真明白得多了。

郑文萱 (有意的)你明白得真“快”呀。

白次山 (紧接着)你们不要尽扯这些闲话。青虹,我告诉你,刚才这儿发生了一件事情。(文萱看他一眼,他不理她)

白青虹 什么事?

刘济成 (抢着说)在这石柱上,发现了一张警告书。

白青虹 (一惊)什么,警告书?哪儿来的?

郑文萱 (看她一眼)那谁知道哪儿来的?

白青虹 (追问)那上面写的什么?

刘济成 (将警告书郑重的掏出来)这儿哪!

(双手递给青虹)

白青虹 (忙接过来仔细的看完)奇怪,咱们家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刘济成 所以这就值得研究啰!

白青虹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白次山 就是刚才。

刘济成 是我刚才进来,在走廊上看见一个黑影,样子很奇怪,等着追过来一闪就不见了。接着我就发现柱子上有这样一张纸。

白青虹 外人是容易进来的。

刘济成 我也是这样说呀!